外国散文精品文库

6

一千个头颅

我的亲人们

祁小对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我的亲人们

祁小对编

一千个头颅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三·西安

(陕)新登字 008 号

外国散文精品文库

一千个头颅

——我的亲人们

老　愚　主编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政编码　710062)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安康地区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375 插页 2 字数 137 千

1993 年 2 月第 1 版　　199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7—5613—0808—6

I·90　　定价：3.90 元

序　言

老　愚

散文无限地逼近人的内心，它与我们共呼吸。

散文是生命的停顿与放松，它是自然状态下的灵性的呈现。真正的散文表达着人类智慧、情感和意志的完美和极限，因而，阅读大师们的作品，也就是沐浴、领受和被提升，在一个个竖立的标高面前，每一个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审视自身，沉思默想中一个微小或巨大的觉悟就可能达成。

外国散文的大海里千帆竞发，色彩纷呈。要从这波涛汹涌的激流里取一勺水，让读者感觉到大海本身的姿态和分量，无异于一叶障目。

但我们既然注定要取这一勺水，那就尽其可能多留些大海的气息在里面。

分十个主题选编外国作家们的作品，力图使读者于消闲时略有兴致。

1992 年初冬于北京

目　录

天上的乐园 ……〔美国〕杰西·斯图亚特（1）
奶奶 ……〔美国〕雷·布拉德贝利（7）
地下的梦 ……〔德国〕赫·米勒（13）
永不道别 ……〔美国〕威廉·C·博伊尔斯（22）
圣·胡安日的清晨
……〔墨西哥〕曼努阿尔·古铁雷斯·纳赫拉（25）
致父亲 ……〔奥地利〕弗朗茨·卡夫卡（31）
移动的故乡 ……〔韩国〕许世旭（88）
寄玛丽·穆地·爱默森 ……〔美国〕爱默森（92）
童年轶事 ……〔瑞士〕黑塞（94）
幽暗而巨大的东西 ……〔日本〕大庭美奈子（117）
我的水手舅舅 ……〔英国〕玛丽·安·兰姆（121）
在卡洛琳·巴尔大妈葬仪上的演说辞
……〔美国〕福克纳（132）
父亲与我 ……〔瑞典〕派·拉格奎斯特（134）
故乡的雷雨声 ……〔美国〕鲍勃·莫尔德（139）
岁暮 ……〔日本〕井上靖（142）
梦中的孩子 ……〔英国〕查理·兰姆（150）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

吉利钱 ……〔美国〕艾琳·维拉吉(156)
雪三景 ……〔日本〕水上勉(161)
父亲 ……〔美国〕利奥·罗斯顿(166)
母亲 ……〔苏联〕尤·邦达列夫(172)
鸟 ……〔波兰〕布·舒尔茨(175)
老鼠疗法 ……〔奥地利〕埃利亚·卡内蒂(181)
纽扣与回忆 ……〔美国〕普瑞斯李卡·奥苏珍(187)
约翰叔叔的农庄 ……〔美国〕马克·吐温(189)
父亲的歌 ……〔美国〕玛·摩·赫尔格(195)

〔美国〕杰西·斯图亚特

天上的乐园

“这边走，杰西，”父亲用手杖指着下面的山谷，“我想带你去看样东西。”

“天太热了，走这么长的路，你能行吗？”我提醒着，一边抹去就要淌到眼里的汗水 。

我本不愿跟他来。为了到父母这儿来，我顶着烈日走了一英里半的山路已经够受的了，何况，近三四个月来，父亲已八次犯病，医生们一致劝告他不要走远路，可今天他又……劝阻是无济于事的。我知道，他要是下决心干什么，就会不顾一切，才不管眼下是高温一百度还是零下二十度呢。唉，只好由着他吧！

这不，他已经走下了铺满绿草的山坡。

忽然，他停住了，弯下腰，摸出一把小刀，割了一把紫苜蓿，借着阳光仔细看着，得意地说：

“瞧这个，杰西。见过比这更好的苜蓿吗？”

我走上去，敷衍道："啊，是很漂亮。"

"当年，我开垦这片荒地时，人们都说我疯了。"他不无自豪地说，"整整三十年了，我终于让它长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他的情绪感染了我。环视着这片夹在两山之间的不算大的苜蓿地，我不禁回想起当年情形。那时，这一带的土地还相当贫瘠，父亲用残枝落叶把它铺满，然后深深地翻下去，之后是再铺叶，再翻地……直到它变得肥沃起来。后来，父亲又种了些小松树和杂草，等它们长成了就砍掉，再把地犁平，间种一些农作物，收割后又翻地……就这样，一次次，父亲终于收到了上等的玉米、小麦和马铃薯。

"这还不是我要给你看的东西，杰西。我们再往前走！"

我跟着他迈出牧场大门，穿过一条羊肠小道，走进一片山坳里。

"咱们这是去哪儿？"在父亲准备过独木桥时，我问道。

"去那儿！"他微笑着，指着前面山顶上郁郁葱葱的树林，"那儿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我只好跟他过了桥。说起这桥，还是父亲亲手砍来白橡树架在这条小溪上的呢。

我们走上了弯弯曲曲的山间小路。路两旁长满了高大的山胡桃树。小时候，我经常跟随父亲来这里捉松鼠。一晃三十年过去了。随着年龄增长，我愈发喜欢穿行于这条崎岖不平的小路。它是父亲开出来的，非常幽静，山胡桃和橡树的大叶子，密密地交织在一起，遮住了骄阳。

望着前面父亲那瘦小的背影，我不禁怀疑起来：这就是

从前那个身强力壮、健步如飞的父亲吗?无情的岁月已使他步履蹒跚,长年累月的劳动压弯了他的腰背;走不了多少路,他就气喘吁吁,不得不停下来倚着手杖休息。

“我爱这儿的一切,孩子。还记得我们一起来这儿逮松鼠吗?八月的早晨,清风徐徐,真令人陶醉;到了十月,兔子长肥了,天气凉了,胡桃叶也变黄了,秋风一吹,树叶沙沙响,雨点一样往下落,那景色可真美极了。”

“你就想让我知道这些呀?”

“噢,不不不,”说着,他又开始吃力地攀登了。山坡很陡,从山下抬头望去,山峰直入云霄,山顶上松树的树冠好像触到了白云。

“干嘛要走这么陡的路?”我问道。“瞧!还有好几条路呢,是干什么用的?”

在我们这条笔直的道路两旁不远处,还有几条蜿蜒曲折的小路伸向山顶。

“所有的路都是通向同一个地方的。”父亲回答道。

“那干嘛还要选择这么陡的路呢?”

“以后……我再解释……”他喘着气说。

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猜想他一定是发现了什么新植物,可能是一棵稀奇的树吧。我记得他曾经找到过一棵咖啡树,那是迄今为止,我所知道的全州唯一的一棵新品种。

我们终于爬到了山顶。这里,高大的松树挺立着,枝条伸向蓝天,白云已经散去。一低头,我才发现在山顶的中央,有一块不足四分之三英亩的园子。

“好了,孩子,”父亲说着,伸手扯开缠在篱笆上的藤蔓。

“这就是我要给你看的东西！”

“这是谁？”我问道。“是谁开垦了它？是谁上的篱笆？”

“我开垦了它，我上的篱笆！”

“可这是为什么？”我问道，“在山谷中，我们有那么多肥沃的土地呢！”

“肥沃？！”他笑起来，蹲下身去，掬起满满一捧泥土，“这才是真正的土地！孩子，这才是。”

他低下头，去嗅那泥土。

“就像清新的空气一样！”他说着，一边让泥土从他的指缝间慢慢地漏下去。“啊——摸着都舒服。”

“可是，爸爸……”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他打断了我，“你妈也常这么说，她不理解我为什么爬这么高的山，种这么一小片地。可是孩子……”他的嗓子哑了，不得不压低声音说，“在新鲜泥土上种出来的东西，有一股特殊的滋味，等到我的西红柿收获时，你就会明白，再没有比这更甜的东西了！”

“我从未见过收拾得这么好的园子！”我感叹道。“可我还是不明白，你干什么要这么麻烦呢？况且，这完全违背了医嘱。”

“我一生中有过二十次，”他说，“医生告诉我说，与家人们尽可能多地呆在一起，度过所剩无几的日子吧！他们告诉我不要劳动，不要做任何事情，要尽情享受上帝赐予的已经不多的时间。可如今我已经欺骗了死神二十次！我已经活到知天命的年纪——七十了！”

说着，他从树墩上站起来，擦去从他那布满皱纹 的古

铜色面庞上流下的汗珠。

“过些年，你也要到我这把年纪了。”父亲说着，示意我来到田埂上，“这个地方你肯定熟悉，瞧这面坡，”他指着下面的山谷说，“你母亲和我，那时她十九岁，我二十二岁，我们一起开垦这面山坡，种了玉米、豆子和南瓜……”由于激动，他不觉提高了声音，“这就是我在山顶上开这么一片地的原因，看见它，我好像又回到了青年时代。”

我俯视着这面好大的山坡，又想起了往事，就在这儿，父亲亲手给我做了一架笨拙的小犁，那年我才六岁。那时候，父母经常带我来这里刈草。

噢——看着它，真难以想象当年他们是怎么干出来的。可如今，这满山遍野的树木都快六十英尺高了，无数的野葡萄藤缠绕着树干，爬到了树顶。

“杰西，”父亲继续说，“医生让我什么也别干，每天坐着，过安逸的生活，我可办不到。我必须劳动，我必须闻到这泥土的芳香，必须去抚摸它们，我还要吃亲手种出来的西红柿和马铃薯呢……”

我搀着父亲，离开了这片“天壤”，沿着一条小路往山下走。

“可是，你为什么还要开那么多条路呢？”我问道。

“啊，是这么回事，”他说，“去年早春，我还爬不上那条笔直陡峭的山路。那时，医生告诉我活不过一个星期了，我就去修那条比较容易上山的路。可后来，我好起来了。”他接着说，“于是，我又去修比较陡的那条路，等体力再好些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

我便去修那条最陡的路，就这样，你瞧，我的身体越来越好了。”

我们走下了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这条路有上山那条路的三倍长。

（田　泓　译）

〔美国〕雷·布拉德贝利

奶　奶

她是个女人，手里拿着扫帚、畚箕、抹布，或是汤匙。你看她早上哼着歌儿切馅饼皮，中午往餐桌上送新出炉的馅饼，黄昏收拾吃剩的冷馅饼。像个瑞士摇铃手叮叮当当地把瓷杯摆放整齐。又像个真空除尘器，一阵风走过每一间屋子，找出没弄好的地方，把它弄弄整齐。她只须手执小泥刀在花园里走上两趟，花儿就在她身后温暖的空气中燃起颤巍巍的红火。她睡得极安静，一夜翻身不到三次，舒坦得像一只白色的手套。但是天一亮，手套里又插进了一只精力充沛的手。她醒着时总像扶正画框一样，把每个人都弄得端端正正。

可是，现在呢？

“奶奶，”大家都在喊，“祖奶奶。”

现在她仿佛是一个庞大的数学式子终于算到了底。她填满过火鸡、家鸡、鸽子的肚子，也填满过大人、

孩子的肚子。她洗擦过天花板、墙壁、病人和孩子。她铺过油毡，修理过自行车，上过钟表发条，烧过炉子，在一万个痛苦的伤口上涂过碘酒。她的两只手忙忙碌碌、做个不休，这里整一整，那里弄一弄。把垒球和鲜艳的捶球棍放回原位，给黑色的土地撒上种子，给馅饼包皮，给红烧肉浇汁，给酣睡的孩子盖被，无数次地拉下百叶窗、吹熄蜡烛、关上电灯——于是，她老了。回顾她所开始、进行、完成的三十亿件大大小小的工作，归纳到一起，最后的一个小数加上去了，最后的一个零填进去了。现在她手拿粉笔，退开了生活，她要沉默一个小时，然后便要拿起刷子，把这个数字擦去。

“我来看看，”祖奶奶说，“我来看看……”

她不再忙碌了。她绕着屋子不断转来转去，观看每一样东西。最后，她到了楼梯口，谁也没有告诉一声便爬上了三道楼梯，到了她的屋子，拉直了身子躺下，准备死去。像一个化石的模印打在越来越冷的雪一样的被窝里。

“奶奶！祖奶奶！”又有声音在叫她。

她要死了。这消息从楼梯间直落下来，像层层涟漪，荡漾进每一间屋子，荡漾出每一道门，每一个窗户，荡漾进榆树掩映的街道，来到苍翠的峡谷口上。

“来呀！来呀！”

一家人围到她的床边。

“让我躺躺吧，”她轻声地说。

她的病痛任何显微镜也查不出来。那是一种轻微的然而不断加重的疲倦，一种压在她那麻雀样身子上的朦胧压力。困倦了，更困倦了，困倦极了。

她的孩子们和孩子们的孩子们仿佛觉得她如此简单的动作——世界上最轻微的动作，不可能引起这样严重的恐慌。

“祖奶奶，听我说，你现在不过是在闯过难关。这屋子没有你是会塌的呀！你至少得让我们有一年的准备时间。”

祖奶奶睁开了一只眼睛，九十年的岁月像是沙尘鬼从迅速撤空的屋顶上的窗口飘了出来，静静地望着她的医生。

“汤姆呢？”

汤姆被送到她那消声低语的床边。

“汤姆，”她说，声音微弱而辽远。“在南海的岛屿上每个人都有这么一天。那天到了，他自己也明白，于是他和亲友们握手告别，坐上帆船离开了。他走了，那是很自然的——他的时候到了。今天也是这样。我有时非常像你，星期六要看日场演出，到晚上九点才回来，还得打发你爸爸去接你。汤姆，当你看到同样的西部英雄在同样的高山顶上跟同样的印第安人打仗的时候，那就是离开座位往剧院大门走的时候了，你必须毫不留恋，不要回头。因此，我也该在看得津津有味的时候离开剧院了。”

第二个被叫到身边来的是道格拉斯。

“奶奶，明年春天叫谁去给房顶换木瓦呢？”

从有日历从来每年四月你都以为听见啄木鸟在啄屋顶。不，那是奶奶心醉神迷地哼着小曲在钉钉子。是她在九霄云里给房顶换木瓦！

“道格拉斯，”她细声细气地说，“不觉得盖屋顶挺有趣的人就别让他去盖。”

“是，奶奶。”

“到了四月，你向四面看看再问：‘谁愿意盖屋顶去？’谁脸上放出光彩你就叫谁去，道格拉斯。在房顶上你可以看到全城的人往乡下走，乡下的人往天边走，往波光粼粼的小河上走；还看得到清晨的湖泊，脚下树梢上的小鸟。最舒畅的风在你周围呼呼地吹。这些东西哪怕只是为了一样，也值得找一个春天的黎明往风信鸡那儿爬一趟。那是很动人的时刻，只要你有机会去试试……”

她的声音低弱了，像在轻轻地颤动。

道格拉斯哭了。

她鼓起劲来。“唉呀，你哭什么？”

“因为，”他说，“你明天就不在了。”

她把一面小镜子转向孩子。在镜子里他看了看她的脸，看了看自己的脸，又看了看她的脸。她说：“我要在明天早上七点钟起床。我要把耳朵后面洗干净。我要跟查理·伍德曼一起跑到教堂去。我要到电气公园去野餐。我要去游泳。打着光脚板跑。从树上落下来。嚼薄荷口香糖……道格拉斯，道格拉斯，你真丢脸！你剪手指甲吧？”

“剪的，奶奶。”

“你的身子每七年左右就全体更新一次，指头上的老细胞，心上的老细胞都得死去，新的细胞长出来。你不会为这个哭吧？不会为这个难过吧？”

“不会的，奶奶。”

“那么，你想想看，孩子。那把剪下的手指甲收藏起来的人不是个傻瓜么？你见过把蜕去的蛇皮保存起来的蛇么？今

天躺在这里的我也就跟手指甲和蛇皮差不多，一口气就能把我吹得片片飞落。重要的不是躺在这儿的我，而是那个坐在床前回头望我的我，在楼下做晚饭的我，躺在车房汽车底下的我，在藏书室里读书的我。起作用的是这许许多多的新我。我今天并不会真正死去。人只要有了家就不会死了，我还要活许久许久。一千年后会有多得像一座城市的子孙，坐在橡胶树荫里啃酸苹果。谁拿这种大问题来问我，我就这么回答他！好了，快把别的人也都叫进来吧！”

全家人来齐了，站在屋子里等着，像是在火车站给旅客送行。

“好了。”祖奶奶说，“我在这儿。很荣耀。看见你们围在我床边，满心欢喜，下一周该让孩子们给园子松土和打扫厕所，也该买衣服了。既然你们为了方便起见称之为祖奶奶的那一部分我不会在这儿督促你们了，我的另外的部分，你们称作贝特大伯、利奥、汤姆、道格拉斯等等的部分，就要接过我这项工作。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工作。

“是的，奶奶。”

“明天不要举行什么告别仪式，也不要为我说些动听的话。这些话我在自己的日子 里已经满怀骄傲地说过了。一切食物我都吃过了；一切舞我也跳过了。现在我要吃下最后一个我还没尝过的糕饼，用口哨吹出最后一曲我还没吹过的小调。但是我并不害怕，我还真感到好奇呢！我要把它吃得干干净净，不会在嘴边给死亡留下一点点碎屑。不要为我难过。现在，你们都走吧，我要去寻找我的梦了……”

门在某个地方静静地关上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